

文章编号: 1000-8934(2022)4-0017-07

DOI:10.19484/j.cnki.1000-8934.2022.04.014

中央高级党校开办自然辩证法班考记

王 民

(北京理工大学 校史馆, 北京 100081)

摘要:1958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办的自然辩证法班,是我国自然辩证法领域第一个培养教育与研究人才的研究班。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1月,自然辩证法班经历了两年多的教学与研究过程,先后培养了六十余名学员,并在毕业前由集体编写了《自然辩证法提纲》一书。该班同学毕业后绝大多数工作在高等学校教学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工作第一线,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我国自然辩证法领域的骨干。

关键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班;学员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2021年12月10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研究会成立40周年大会暨2021年学术年会,会上大家回顾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辉煌历史,也展望了未来,希望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在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强国大业中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会上领导和专家们都回顾了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其中很多人都谈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高级党校开办的自然辩证法班为中国后来的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遍览国内文献和网络能见到的信息,详细介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1958年开办这个自然辩证法班的资料实属不多。笔者是延安革命史和北京理工大学校史方面的研究人员,在创作延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我校创始人之一陈康白传记的过程中,偶然获悉了这段珍贵的历史,2021年正是中央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班毕业60周年,特撰此文与自然辩证法界的前辈和专家们分享。

一、高级党校开办自然辩证法班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非常重视,中国自己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也迎来了

一个黄金发展期。1956年2月,国务院领导制订全国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二年(一九五六一—一九六七)发展远景规划。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正式成立,于光远兼任研究组组长,这是我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机构。⁽¹⁾195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了我中国第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四年制研究生六人,但由于1957年的“反右”等原因,这个研究生班未能按教学计划进行,于1958年国庆节前解散。⁽²⁾

1958年8月,也就是北大这个研究生班停办的前夕,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陆平给时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写信,希望在高级党校开办自然辩证法班。⁽³⁾在信中陆平建议学员由两部分人员组成,其主要部分来源于各高校自然科学的骨干党员教师,另一部分来源于党校、各高校的哲学骨干党员教师。杨献珍接到这封信后非常重视,也非常赞同陆平的提议,在1958年8月召开的党校工作会议上,杨献珍与大家商量怎么办好这个班,由谁来负责这个班。由于中央高级党校主要是负责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轮训,学员基本上都是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而开办这种由普通党员知识分子参加、并为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培养高水平人才的研究班,党校还无先例,所以大家都很重视这项工作,认为意义非凡。经过充分讨论和酝酿后,校党委请示了中央有关领导,决定于1958年下半年开办自然

收稿日期:2022-1-21

作者简介:王民(1966—),北京人,管理学硕士,北京理工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延安革命史及北京理工大学校史。

辩证法班,同时决定由原中科院秘书长、中国“科联”副主席陈康白具体负责这个班的开办工作。

在杨献珍给自然辩证法班的开班讲话中,具体说明了开办背景,他讲到“现在怎么开起了这个班呢?同志们知道,主要还是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促起的。是在八月间开党校工作会议的时候提出来的。北大同志提倡要办自然辩证法班,叫高级党校出来办。我们自己是没条件搞的。恰好那时候陈康白同志为给人民大学开这门课借住在我们学校备课,当时我们就想到,如果接受北大的建议,那我们就要留陈康白同志来领导这个班。在党校工作会议上向(陆)定一同志(中宣部部长)、康生(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同志汇报的时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首先提出搞不搞?定一同志、康生同志都同意搞。随后我们提议把陈康白同志调给我们,中宣部、中组部和人民大学都同意把陈康白同志调给我们,哲学教研室就积极筹备成立这个自然辩证法班。这个自然辩证法班就是这样搞起来的。”⁽⁴⁾¹

二、自然辩证法班的组织架构和初期教学计划安排

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班重大事项由校党委决定,哲学教研室在校党委领导下负责具体开办工作。按说作为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应该是这个班的直接领导,但根据当年形势,党校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被下放到基层,到农村去接受锻炼。1958年9月,艾思奇带领哲学教研室的韩树英、吴秉元等4位同志到河南登封县下放劳动,直到1959年7月中旬返回高级党校。⁽⁵⁾根据校党委决定,当年由陈康白负责自然辩证法班的具体开办工作。

陈康白在接到这个办班的任务以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个班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安排中。他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高级党校党委制定的这个班的办学目标,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对自然辩证法领域的深刻理解,反复斟酌和修改着这个班的学习计划,当遇到不好把握的问题时,他就主动与杨献珍等领导进行沟通和讨论,最后很快制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计划方案。

教学计划暂定一年,从1958年9月22日开始到1959年7月11日结业,分两学期。教学内容为:反映论、实践论、矛盾论、十大矛盾、六十条、真理问题、辩

证法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总路线、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技术革命、反杜林论旧序、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以及数学、天文、力学、热、电、磁、光、物质构造、现代物理、化学、原子论、生物、生命起源、农、林、水、气、土壤、工业技术等相关知识。⁽⁶⁾

党校为这个班配备了专门的教职人员队伍:班主任陈康白负责这个班的全面工作,负责教学计划制定和教学、学术活动安排,负责外请专家的协调工作;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一方面承担部分授课任务,一方面参与这个班的主要活动;教师黄光宇主要负责大家的教学与学术活动;教师石奇主要负责大家的政治思想和生活;女职员刘震亚主要负责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这个阵容可谓是异常强大,副部级的班主任,学术高深的主管教员,专门的教学辅导员、生活辅导员、后勤保障人员,这完全是高级干部轮训班的配备规格。

三、高级党校开办自然辩证法班的目的、意义

由于年代久远、档案缺失等原因,中央党校自然辩证法班的相关资料很难查找。笔者曾在2020年10、11月期间,拜访了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韩树英和这个班的几名老学员孙小礼、丘亮辉、张嘉同等,他们虽已85岁以上高龄,但都非常热情地接待了笔者和助手,一点一点地帮我们回忆当时的情况,使我们渐渐了解了这个班的大致脉络。特别有幸的是,在这几位老前辈的帮助下,笔者见到了这个班的已故学员艾恒武教授的亲属,找到了杨献珍当年给自然辩证法班讲话的讲话稿。现部分摘录如下:

在谈到这个班的办学目的时,杨献珍说道“我们为什么开办这个自然辩证法班?就是为了要同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也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要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拔白旗,挥红旗,所以办起这个自然辩证法班,以便培养一批骨干,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现在有些人已经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问题,比如《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行有几千份,这个队伍现在开始慢慢形成。)如果我们这个班办得好,有成绩,以后自然辩证法班还可以继续办,如果办得不好,以后就开不成了。你们要创造经验。如果自然辩证法班能够办下去,它的作用不仅只是同资产阶级自

然科学家作斗争,我们还应该把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看得更远一点。”

“……我觉得,这个自然辩证法班今天虽然还只有很少的人在此学习,但也如其他事业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同志们在此学习之后,了解了这门学问的重大意义,就广泛地去宣传,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将来学习自然辩证法,将会象今天工人农民学哲学一样,形成一种群众运动。……如上所说,这个自然辩证法班的任务似乎很重:(1)要同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进行斗争;(2)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做自然界的主人,变盲目性为自由而去认识客观世界;(3)建立理论的自然科学。”

杨献珍又讲到“同志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只一年(实际不到一年)。这不是说学这门学问一年的时间就够了。刚才说,我们不过是作个开头的工作。同志们既然愿意搞这门学问,希望把研究自然辩证法当做终身的主要事业,决心搞它一辈子,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

四、自然辩证法班的办学过程

1958年10月前后,中央高级党校集中了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学院等国内著名高校来的十多名青年党员教师和极少数即将毕业的学生党员,这些人绝大部分是从事自然科学教学的,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心理学等,也有极少数是学哲学的老师,这些人加上中央高级党校、中科院哲学所的哲学教师,共计二十多人。这些人报到时间并非统一,但前后差距不大,根据各自学校的安排陆续集中在高级党校。



图1 自然辩证法班部分女同学合影
前排左起:李国秀,李慎;
后排左起:李端敏,金大劫,孙小礼,龚兰芬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自然辩证法班是在一种特殊的形势下举办的,是当时党校唯一正式进行教学活动的研究班。1958年8月26日,杨献珍校长接到中央领导电话通知“中央决定,今年高级党校就不开课了,应该入学的学员,通知他们不要入学,留在原工作岗位,在实践中学习大跃进。”⁽⁷⁾由此可看出,从1958年9月起中央高级党校所有教学工作基本都暂停了,只有这个自然辩证法班正式开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疆干部班的学员,因未及时接到返回通知而留在党校。

自然辩证法班开班后没几天,陈康白请杨献珍校长来给学员们作了重要的开班讲话。杨献珍校长讲话以后,大家原以为要正式上课了,但实际上这个班并没有严格按照原有学习计划来进行,根据当年特殊的形势,大家进校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大炼钢铁。大炼钢铁之后,这些学员又被安排去西山植树造林。一番出大力流大汗之后,学员们才开始进入正式的学习生活。据当年的学员孙小礼、丘亮辉和张嘉同等人回忆:开课后杨献珍校长亲自为我们讲唯物主义和批判经验主义;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陈康白讲自然辩证法;孙定国讲辩证唯物主义;王珏讲资本论。别看这些都是高级党校的重量级教员,平时都是给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上课,但学员们感觉到教员们对这个班的教学都非常认真,都是针对这个班的情况单独备课,让学员们在听课过程中受益匪浅。大家特别对王珏教授讲的资本论印象尤深,在讲课时王珏教授都不用看讲义,一段段马克思的原著内容都是脱口而出,学员们拿书一对,简直是一字不差,可见其功力深厚。这些高校的才子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党培养高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

自然辩证法班开班以后,全国的“大跃进”浪潮风起云涌,报纸上、广播里到处充斥着“亩产万斤”“跨黄河、过长江”等豪言壮语,在这种大形势下,党校自然辩证法班这些年轻人们也被裹挟其中。在劳动和学习之余,学员们到北京周边的周口店、卧佛寺等地调研学习,实地考察北京猿人遗址和抗日游击队活动遗址,还深入工厂、农村去感受“大跃进”的丰硕成果。

1958年11月,陈康白、黄光宇就带领大家出京到河北的徐水县及天津郊区农村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第一站来到大名鼎鼎的徐水县,因为这里有“最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徐水人民公社。从徐

水和天津郊区回来后不久,在天气渐冷的11月底,自然辩证法班又出发了。这是为了落实高级党校党委在9月份的决定,由校领导带队带领新疆干部班去农村、工厂参观。由于党校这一时期只有新疆班的部分学员和自然辩证法班,党校就安排这些学员们和部分教员一同出京调研。由于陈康白又要准备教学计划,又要备课,所以就由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和艾恒武等几位教员带领自然辩证法班和新疆班的学员一同外出考察。



图2 1958年11月,自然辩证法班学员来到徐水公社

这两个班出京第一站就来到了河南的明星公社——七里营人民公社。从七里营人民公社出来后,学员们又来到郑州参观学习。此时杨献珍也来到河南,他带领大家一边参观,一边抽出时间给学员们讲课。离开河南去了武汉,又从武汉到了南京,从南京到了上海,春节前才从上海回到北京。这一路走来,大家听了无数的成绩汇报,看到了无数的“大跃进”成果。但深入了解之后,也看到了太多的浮夸、弄虚作假的真实情况。

笔者采访过的几位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们,回想起那次特殊的考察经过,至今仍记忆犹新,大家都对那个特殊的年代表示了深深的反思。大家都说那近两个月的所见所闻,在他们的一生中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除了政治上的反思,大家也对那两个月的生活状况留下了一些欢愉的回忆。由于新疆班的学员们都是地市级以上的高级领导,而且又是高级党校领导亲自带队的干部考察团,所以各地对这些人的接待规格都相当高。每到一地都是当地一把手亲自接待,有时省委书记都亲自出面。在伙食安排和住宿上,学员们更是感受到了极大的温暖和荣耀,当地都为学员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特别是到了上海以后,全体学员们都住进了锦江饭店。当年,锦江饭店是上

海最高水平的宾馆,自然辩证法班的年轻学员们很多年以后还都津津乐道,都说那是第一次住进那么高档的宾馆,第一次受到那么隆重的接待,让大家久久难以忘怀。

1959年年初,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们回京以后不久就放了寒假,寒假开学以后,学员们算是正式进入了紧张的学习阶段。由于这个班春节前近两个月的考察调研活动涉及了小半个中国,各大城市的高校都对这个自然辩证法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这个班的影响越来越大。1959年春节以后,更多的高校希望派教师参加这个班的学习,所以开学以后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数也逐渐增多,像上海交大、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党校、山东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医学院、安徽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广州工业大学等高校,也派出了党员教师或学生参加这个班的学习,这个班的人数最后达到了六十多人。

陈康白看到自然辩证法班的影响不断扩大,人员也越来越多,就征得学校同意在学员组成和课程设置上作了部分调整。其实在这个班开课以后还包含着一个特殊的小组——逻辑组,这个逻辑组有9名学员和自然辩证法班一同上课。1959年以后,考虑到逻辑学这门学问在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就把这个班逐渐分离出来单组成了一个班。1959年秋季过后,逻辑班又扩大了学员数,全班增至30人。

也就是自然辩证法班扩充的同时,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们看着眼前的一切,每个人在现实中都体会到了根本性变化,菜里的油水变得越来越少了,自己和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不饱了,生活中的副食品变得越来越珍贵。此时此刻,党校的学员们体现出与党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觉悟,共同表示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共度灾荒”。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大家纷纷根据情况调低了自己的定量标准,男学员的定量只有27斤,而当时的在校大学生男生的标准是31斤。学员们在食堂里最熟悉的菜就是清水熬白菜,无论男生女生根本吃不饱,经常是吃完饭不久肚子就饿得咕咕叫。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只得减少大家的体育活动,利用一切办法让大家保存体力。虽然那时的日常生活遇到了极大困难,但是自然辩证法班的正常教学从没有停止

过,大家忍饥挨饿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陈康白看着学生们生活上的困境,经领导同意后,主动停止了部分外出调研和劳动环节,尽量减少大家的体力负担。在那段时间里,陈康白为了丰富教学内容、让大家能够摄取到更广泛的社会知识,特地请来了各行各业的专家们给这个班作报告和讲座,像导弹专家钱学森、物理学家马大猷、数学家关肇直、哲学界的于光远、龚育之,还有前苏联著名的哲学家凯德洛夫等都来为自然辩证法班作过报告,使大家见证了很多顶级专家的学者风范,受益颇深。学员们对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交口称赞,很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印象深刻。

在自然辩证法班学员的回忆中还有一件特殊事,那就是曾经有三位省委书记也经常和大家一同上课,和大家讨论问题,算这个班的“编外学员”。这三个人就是原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原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和原热河省委书记李运昌。其实这三位正部级的领导此时出现在党校是有特殊原因的,他们都因受到种种指责而在党校之中进行学习和反省。这三个人都是资历颇深的党的高级干部,当时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们也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只知道他们都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同志,所以课余闲暇之中也经常和他们聊天、讨论问题。这三位老革命也经常给大家讲一些革命战争时期的传奇故事,在那个特殊的、艰苦而又紧张的学习气氛中,这三位老革命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份特殊的收获和心情。

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现了政治形势的逆转: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这期间陈康白带领着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们正常地学习,因为有一些新学员陆续加入,再加上又增添了不少教学内容,所以这个班没有按原计划在1959年暑假前结业。1959年7月艾思奇回到党校以后,陈康白主动向艾思奇汇报了自然辩证法班的学习情况,艾思奇也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

“反右倾”运动以后,中央高级党校迎来了一段相对平静期,此时杨献珍因受到错误批判,不再担任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职务。1959年年底以后,艾思奇升任了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仍然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他对自然辩证法班的教学工作也极为重视。1960年2月,党校党委讨论以后决定对自然辩证法班的学习计划做出调整。1960年2

月8日,艾思奇向自然辩证法班做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班“学习计划”的说明》,这以后艾思奇就亲自承担起这个班的自然辩证法教学,陈康白接替杨献珍讲唯物主义和批判经验主义,王学文讲资本论,孙定国仍然讲辩证唯物主义。后来又有几位老师承担起这个班的课程,康生的夫人曹轶欧也给这个班上文学、语言类课程。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学员们的自学课、讨论课、实践课逐渐增多,平时大家在一起讨论问题异常活跃,也写出了不少理论性文章。由于这个班的学员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高校,流动性较大,一些人陆陆续续来,也有一些人陆陆续续走,如北大的孙小礼等人1960年暑期后就回到了北大,并不是所有人都坚持到最后结业,但大部分学员还算比较稳定。

1960年暑假前后,自然辩证法班的大部分课程都已完成,根据校党委的指示,自然辩证法班的下一步学习重点是在毕业前编写一本《自然辩证法提纲》,用来代表这个班近两年来的学习和研究成果。1960年9月24日和25日艾思奇向陈康白和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们详细讲述了自己对提纲编写的意见和设想,对提纲的架构也作了详细描述。⁽⁵⁾

在这次讲话以后,艾思奇要求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们按照讲话思路集体重新编写《自然辩证法提纲》。由于这项工作异常繁重,学员们在1960年下半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这本《提纲》的编写上,执笔和统稿的主要是黄光宇、孙蓬一、李庆臻、林超然等人,孙小礼等学员也参与了部分编写工作。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大家在一起查找资料,分头编写,写好一部分后就由黄光宇先看,然后再一起修改。作为这个班的指导教师,黄光宇也是异常辛苦,又要带领大家编写这本《提纲》,还要掌握进度,把握内容,为这个班付出了大量精力。在整个《自然辩证法提纲》的编写过程中,艾思奇经常抽出时间亲自指导,亲自调整编写内容,为这本《提纲》提出了很多指导性意见。

通过大家近半年的努力,这本《自然辩证法提纲》(草稿)终于在1961年1月编写完成,在几经修改后,经艾思奇亲自审定,于1961年4月正式定稿。后来这部《自然辩证法提纲》进行了批量印刷,自然辩证法班的学员们每人一册,还有一部分发送至全国部分高校及有关单位,成为各单位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理论研究的参考资料。这部《自然辩证法提纲》属内部发行,没有得到教育部的审核备案,也没

有成为各高校哲学教学的正式教材。

1961年年初,这本《自然辩证法提纲》编写完成以后,也就宣告了党校的这个自然辩证法班正式结业。1961年3月,中央高级党校为自然辩证法班举行了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以后,自然辩证法班和逻辑班的学员们又重新站到了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毕业合影。



图3 中央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毕业合影

(二排左十起分别为:陈康白、于光远、杨献珍、艾思奇、孙定国等)

五、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班在我国自然辩证法领域历史定位和作用

自然辩证法班毕业的学员们回到各个高校以后,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成为了本学校哲学方面的教学骨干,通过长期的钻研与实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为了当时少有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复合型人才,更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一支骨干队伍,有不少人称这个班是中国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领域的“黄埔一期”。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在第一届全国理事会上,这个班有8名学员当选为理事,他们是:孙小礼、艾恒武、李庆臻、沈小峰、吴延濬、张家治、季子林、林超然。其中孙小礼担任第五届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并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自然辩证法内容的著作《自然辩证法讲义》;李庆臻是山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创始人,曾任两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张家治在1984年创办《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杂志,曾任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四、第五届理事长。除了这8名学员,丘亮辉担任第二、三届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并担任《自然辩证法报》《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何德侠教授在时任校长李昌的指导下,负责筹备了1960年全国自然辩证法大会,这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这些

学员们在我国自然辩证法领域中细心耕耘,多有建树,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与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笔者在探寻历史、撰写此文的过程中,希望能从历史的记忆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发展中探索这个自然辩证法班的历史定位和作用。但因笔者非业内人士,只是捋清了这个班的兴办过程,没有能力做出一个权威性的评价。笔者在2020年11月采访韩树英老校长时,韩校长也认为当年党校办自然辩证法班非常有意义,并嘱咐笔者“要把这个班的情况大写、特写。”2021年12月6日笔者又专程拜访了孙小礼教授,孙教授带着病体热情接待了笔者,并回答了相关问题。在谈到中央高级党校开办这个辩证法班的意义时,孙教授说“这个班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开办的,是由北大的陆平书记最早提出的,中央党校以前从来没有办过这种班,以后也再没有办过这种班。”确实,笔者在咨询了中央党校有关专家后,他们也回答党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党的高级干部,当年办这个班的确是空前绝后的,虽说在1959到1961年党校又开办了三届“秀才班”,但和这个班也有本质的不同,那也是培养干部的。



图4 笔者拜访韩树英老校长



图5 笔者拜访孙小礼教授

在笔者撰文的过程中,很多知情者和相关文献都谈到了那部《自然辩证法提纲》,其中有人认为这部《提纲》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对于我国后来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孙小礼教授在谈到这部《提纲》的意义时,先是谦虚地说“对此没有专门考虑过。”然后说“应该说这部《提纲》是当年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一项大胆探索,一种尝试。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成熟的理论基础,都是边教边学,走的是群众路线。而这部《提纲》由于产生于特殊年代,也必然会带有更多的时代烙印。《提纲》当年并没有成为高校正式教材,后来也就不提了,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我的那本也找不到了。”然后,孙教授又说到“这个班最大的意义就是培养了一批人,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在国内自然辩证法界很有影响,很有归属感,大家都以毕业于这个班感到自豪。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班的很多人后来都长期从事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长期的实践与研究中,这些人取得了很大成绩,出了很多成果,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应该是这个班最大的历史意义。”孙小礼教授最后还说:我们现在都老了,将来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要依靠后人去努力,将来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一定要与世界前沿科技相结合,开拓视野,为人类未来的科技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

笔者在撰写此文时,看着眼前那张饱含历史沧桑的“1961年3月中央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班、逻辑班毕业合影”,那些青春洋溢的面孔亲切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时光过去六十多年,今天我们追述那段珍贵的历史,缅怀他们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借此文向那些进入耄耋之年或已逝去的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 (1) 于光远.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前言.
- (2)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编辑组.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3: 104.
- (3) 龚育之. 自然辩证法在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8.
- (4) 杨献珍. 自然辩证法班的任务是什么[M]. 中央高级党校印制单行本, 1958: 1; 5; 23; 26.
- (5) 卢国英. 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644 - 645.
- (6) 陈康白.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班 1958 - 1959 年学习计划(遗存手稿) .
- (7) 杨世运. 一代哲人沉浮录——杨献珍传[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2: 206.

Research of the Natural Dialectics Class at the Senior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ANG Min

(History Museum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al dialectics class, which was initiated by the Senior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1958, is the first research course to train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dialectics in China. From October 1958 to January 1961, the natural dialectics class went through more than two year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ocess, has trained more than 60 students. Before graduation, they collectively worked with a compilation named “Natural Dialectics Outline”. After graduating,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worked in the front line of high - schoo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natural dialectics study, many of them became the mainstay of the field of natural dialectics in China.

Key words: Senior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natural dialectics class; students

(本文责任编辑:董春雨 赵月刚)